

新加坡對「中立化」的隱憂

羅石圃

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于上月訪問印尼時，在與蘇哈托總統發表的聯合公報中，重申兩國對東南亞中立化的信念與願望，但于同一天又向記者宣稱：「在最近的將來，強國對東南亞國家的中立化保證乃不可能的」。究竟新加坡對其近鄰大馬所熱中的中立化如何評估？在大馬不惜為謀求迅速實現此構想而奔走呼籲，並安排與北平建交以換取其保證的當前，確實值得深入探討。

一 中立化構想的提出及其內容

一九七〇年，九月廿二日，拉薩克接替自動退休的東姑拉曼出任大馬內閣總理，在就任之前，即親率代表團出席盧沙加不結盟國家高峯會議。會後，又訪問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始匆匆回國就職。在就任後的首次政策演說中，開始倡議由美、俄、毛保證「東南亞中立化」，以期達成此一地區的和平與繁榮。同時表示大馬將支持中共進入聯合國。(註一)這是大馬的「東南亞中立化」主張，首次由拉薩克以國務總理身份而提出。

大馬對東南亞中立化的構想究竟如何？據其副總理兼內政部長敦義斯邁(Tun Dr. Ismail)透露：

- (一)取消與大國之間的軍事聯繫——包括廢止軍事同盟，撤退外國駐軍及撤除軍事基地；
- (二)要求大國保證「東南亞中立化」，無須簽署保證文件，祇需個別取得同意；
- (三)在東南亞的範圍，應包括：緬甸、泰國、高棉、寮國、南越與北越、菲律賓、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

- (四)中立化的外交配合行動，須與中共建立關係。並以進展情形通知友好鄰邦。(註二)

由此即可看出大馬的東南亞中立化構想，是無異要求美英及澳紐等國在此一地區撤退，因為這些國家有「東南亞公約組織」及「五國聯防」軍事同盟，美國且在此建有軍事基地，如果同意保證東南亞中立化，便須立即見諸撤軍及拆除軍事基地行動。至于爲了換取中共的保證而不得與其建立關係，拉薩克也提出了兩項前題：

- (一)保證印支以至東南亞國家和平中立——不再向此一地區輸出戰爭；
- (二)放棄對馬來西亞的仇視，實踐「和平共存」五原則——不干涉內政。(註三)

大馬謀與毛共建立關係，其含義應包括直接貿易以至外交關係，因爲在此以前，馬毛貿易是經過新加坡與香港等中間轉手的。在拉曼執政時代，毛共雖千方百計——甚至以承購全部馬膠的滯銷額，以換取在吉隆坡開設「中國銀行」，亦爲拉曼所不許。(註四)所以此一期間，大馬當政者所指的與毛共建立關係，當以建立直接貿易爲開端。

從拉薩克所示的前題，其時機應在中共促成印支戰爭和平結束，並以行動表示確已停止對東南亞各國共黨武裝叛亂的支持，同時不再卵翼馬共在北平的政權，和停止馬共設在華南的「馬來亞革命之聲」煽動馬人叛亂的廣播，在此種情況之下，大馬方可與中共作直接貿易的諮商。再由拉薩克在同國就任總理的五天前，曾對南斯拉夫外交雜誌記者稱：「印支局勢，乃由于北平輸出戰爭，及企圖對鄰邦擴大其勢力所造成，大馬更身受其痛。中共不僅在北平有其卵翼的馬共傀儡政權，且每日散播顛覆大馬政府的宣傳，煽動馬人

參加馬共叛亂而為其顛覆工具。(註五)可見他對中共在此一地區製造禍亂陰謀策略已深刻了解，在未見諸北平確有保證此一地區中立化的誠意與行動之前，將不會冒然與其建立友好——包括直接貿易的關係。

然而大馬何以當印支三邦仍在烽火瀾天，馬共叛亂不僅毫未降低，且已擴展至吡州與吉蘭丹州，並有中共支援確證，而馬共「革命之聲」電台對吉隆坡政府的攻擊更變本加厲的時候，竟冒然建立了與大陸直接貿易的關係？因此，我們便不能不探究大馬中立化構想的來由，以及中共結合大馬內部左派所進行的統戰。

二 中立化構想的來由

拉薩克接掌大馬政府後，其外交政策路線的改變——由親西方而轉向于不結盟國家集團，以及倡導「東南亞中立化」與贊成中共進入聯合國，和與北平改善關係，這是整個外交政策轉變計劃中的連貫行動，而促成此項計劃的，又是拉曼所指的巫統內部「過激派」。他說：這批人雖「不能靠本身的力量獲得民衆支持，但能製造糾紛，他們希望在巫統內部和國家內部建立新秩序。例如他們認為我們的政治思想落伍，與亞非國家政策不合」，並主張改變外交政策，使大馬更接近亞非集團。(註六)

拉曼于一九六九年九月出版的名為 *May B. Before And After* 書中，更值得注意的一段，是：

「據我接獲的報告，「蘇卡諾雖然被罷黜，但他的思想、金錢和黨徒，依然散佈在全亞洲各地，這些人仍然奉行他的政策。在他秉政期間，他的心腹官員與馬來西亞國內的組織、左派領袖等保持直接接觸，並製訂陰謀推翻大馬政府的計劃，這些所謂巫人領袖，許多已被洗腦，成為執行這些計劃的工具」……。」

很顯然，拉曼是由巫統內部的「過激派」所迫而不得不自動下台，接替他出任國務總理的拉薩克，便祇有接受他們的主張而謀求團結。須知所謂「蘇卡諾主義」，是對內挾左右兩派互相水火而鞏固個人的中立地位；對外利用共產與自由陣營的對立而組成所謂「亞非中立集團」以于中取利。誠然蘇卡諾並不相信中共的諾言，更不相信周恩來所強調的「革命不能輸出」。但

他確信組成了亞非國家中立集團，即可制服北平不能不履行其「和平共處」的五原則。他認為強凌弱的時代，已隨「國際聯盟」的解體而消逝；眾寡寡的時代，已由聯合國的誕生而來臨。有了中小國家所組成的亞非集團由于利害一致，在聯合國的共同行動，如果讓中共進入了此一國際組織，必能合眾多國家的力量以制服北平。

因此，蘇卡諾與尼赫魯之流，在週旋于西方與毛俄之間的時候，又到處拉攏中小國家組成亞非集團，由亞非會議演變而成的亞非不結盟國家集團，便是根據此一思想而形成，其所以不惜為牽引中共進入聯合國而奔走呼籲，也是為了要使它進入此一國際組織後，方可便於它們集眾制寡。由拉薩克在接任總理之前，即急不能待地參加不結盟國家集團並親自出席其高峯會議，接着訪問與北平關係密切的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這些行動既然是出于國內蘇卡諾主義者所促成；而東南亞中立化的構想，也可能是經由與不結盟國家首腦及羅南兩國領袖的接觸而產生。

很顯然，毛共早已認定拉薩克上台，是它爭取大馬的最佳時機；而透過其國際同路人對這位大馬新總理展開說詞，亦屬意料中事。何況這批中立主義者，一向都認為中共之所以向東南亞輸出戰爭，乃由于遭到美俄的封鎖，如果東南亞國家都能作到中立——使美俄對大陸的封鎖拆除以後，北平亦將放棄對此一地區各共黨武裝叛亂的支援。倘能再讓它進入聯合國，中立不結盟國家集團，更可發揮眾志成城的力量，以制服它不敢再向東南亞輸出戰爭。這就無怪乎拉薩克回國就任總理後，立即以東南亞中立化為其對外政策的中心。其重視不結盟集團，使中立化變為東協國家共同奮鬥的目標，開始贊成中共進入聯合國，以及強調改善對北平的關係，都是圍繞着此一中心而積極推行。

三 北平對大馬的統戰

然而馬、毛關係，何以在北平對拉薩克所提出的前題毫末實行時，便急不能待地開拓了直接貿易以至從事建交談判？這又是他在北平的統戰圈套下，已形成身不由己而使然。

一九七一年一月，毛共突然以廿萬美元經由紅十字會轉交大馬救濟水災

，正當吉隆坡領袖們感到受寵若驚的情況下，又有華人左傾團體邀請中共在港影人所組成的銀星歌舞團瀝馬表演，亦係以其票房收入拯濟災民。由馬政府禁止報章刊登該團演出節目的廣告（註七），即不難想見吉隆坡當局准許他們入境表演，實有不得已的苦衷。

至北平邀請美國乒乓球員訪問大陸，同時澳洲工黨領袖惠特蘭于訪平後，又透露周恩來不反對召開另一次國際會議以結束印支戰爭。適于此時，大馬工商界領袖接到了中共歡迎他們參加「廣州交易會」的邀請書，在大家都喜出望外時，立即形成一股開拓大陸樹膠貿易的熱潮（註八）。樹膠乃大馬經濟命脈，不僅富戶多為膠園主與膠商，而仰賴割膠、製膠的勞工亦遍及全馬，且為政府稅收的主要來源。自人造膠問世，世界樹膠市場的價格即大受打擊，每週市場滯銷，膠價低落，大馬經濟立呈不景，失業問題亦相隨而來。所以爭取樹膠市場，已為大馬上下一致的願望。

自高棉樹膠因戰事而無法輸大陸，大馬工商界都認為正是馬膠爭取大陸市場的良機，左派更從而煽動，遂使開拓對大陸貿易的呼聲，經常在國會與市場互相呼應。但在拉曼執政期間，始終認為這將是為小失大——引狼入室。當拉薩克上台，既是為了緩和左派與工商業者要求開拓與大陸直接貿易的壓力而開出與北平改善關係的前題，至中共邀請馬商參觀交易會的函件到達，大家多認為北平表示放棄對大馬的讎視，加上美毛關係的改善，以及周恩來對惠特蘭的表示，均說明中共有意和平結束印支戰爭，亦即有意履行拉薩克所提出改善馬毛關係的前題，更可窺見它急于促使東南亞中立化的主張早日實現。大馬又安能失去此一爭取大陸樹膠市場的良機？（註九）

大馬政府已無法阻止受邀的馬商領袖前往大陸，但在訪問團出發時，拉薩克一則說：「大馬無意于此時與北平討論政治問題」，再則說：「大馬不能容許大陸太多的貨品輸入，以免影響國內工業的發展」（註十），這無異告誡該團，祇許在商言商，不許涉及政治，而且在樹膠貿易方面，亦不能爭取對方超過其用途的購買額，否則擁有囤膠，一經拋售，便會影響馬膠在世界市場的售價。可見拉薩克當時對開拓大陸樹膠市場的進退維谷與戒慎恐懼的心情。

然而由大馬商聯會會長東姑·拉沙里（Tengku Razaleigh）所率的馬商代表團，一經抵達廣州，便在招待上受到了殊遇——下榻的旅社既為第一

流，而觀劇的座位又在第一排，其他國家的代表團均望塵莫及。至閉幕後轉赴北平，更意外地得到了周恩來與李先念的聯袂接見，更與該團負責人舉行了所謂「友好座談」。至該團返馬後透露：周恩來表示竭誠贊同東南亞中立化，除同意增加購買馬膠額而外，更願先購進大馬政府全部囤膠。這不僅使大馬工商界欣喜若狂，左派對中共歌頌不置，連拉薩克對中共的疑懼亦一掃而空。（註十一）

當大馬商團返回吉隆坡的第三天，中共貿易代表團即追跡而至，迫使馬方在毫無考慮餘地的情況下，祇得以空前迅速的步伐先行訂結「購買大馬存膠協定」，並議定雙方正常貿易，俟北平另派代表再來大馬商談。可能大馬當政者在事後經過審慎思慮，已發現北平對大馬一連串的示惠行動頗有不尋常的陰謀，所以對馬商邀請中共另派代表來馬商訂正常貿易協定的函件一直稽延而不予批發，同時藉州發現馬共營地及中共支援的證據而大肆宣傳。（註十二）以示對大陸直接貿易，無異開門揖盜，並重申華人不得私赴大陸的禁令，都顯示馬政府正有意藉此以沖淡馬人對大陸貿易的狂潮。

不料適于此時，季辛吉初訪大陸，美、毛雙方同時宣佈尼克森將于來春訪平，使大馬左派與熱中于與大陸貿易者，一致認為美毛關係的進一步改善，正表示印支戰爭即將和平結束，東南亞中立化的實現亦已在望，大馬又安能放過先一步爭取北平友誼的時機？使大馬政府不能不立即批准邀請中共貿易代表來馬的函件，馬毛貿易協定也于一九七一年八月訂結。（註十三）

四 新加坡對大馬左轉苦不能言

新加坡與馬來亞雖以長堤相隔，但無論就血緣、地緣以及經濟關係的密切，都是血肉相連而形成安危與共。尤其在北平，是以新馬為一體，將新加坡納入馬共顛覆叛亂的範圍。所以當大馬在中共統戰圈套之下而身不由主時，新加坡當政者即深感受莫能助，便不能不早作曲突從新的安排。當時新總理李光耀不惜甘冒「侵犯新聞自由」的指摘，將中共經由迂迴曲折路線投資于新加坡幾家報社的陰謀，以抽蕉剝筍的方法，一一予以揭露，或吊銷執照，或將甘受北平利用的報人加以逮捕。（註十四）這是對北平顛覆新政府陰謀的去火抽薪，也是對大馬當政者示意：希望他們要注意新聞言論幕後的

操縱人。

新加坡的報紙大都發行于大馬各地，其中尚有在吉隆坡另有分版的。拉曼既直接指控巫巫種族衝突，新聞記者的報導無異推波助瀾，幸災樂禍；而在拉薩克執政期間的對中共政策方面，新聞言論，更發揮了北平的導誤的功能，而某些報紙，亦居然以中共代言人的地位自居，讀者亦見怪不怪。例如：

一九七一年八月間，中共貿易代表團抵達吉隆坡，拉薩克在接見這批紅色貴賓時，談及他所倡導的東南亞中立化主張，原以為周恩來既然大馬商團抵達北平時表示竭誠贊同，這批受邀來馬的中共代表自必奉令對此有所表示以說明馬毛雙方的一致觀點。誰知對方的答覆是關於此事並無所悉，使拉薩克在悵惘之餘，認為大馬商團所帶回的周恩來贊同中立化的話，既斷不致有空穴來風的可能；則毛周在派遣其代表來馬之際並未言及此事，顯示北平並不視馬毛貿易關係的建立為保證東南亞中立化的開端。（註十五）

更使拉薩克迷惘的，是毛共貿易團訪馬期間，設在華南的馬共電台雖然對馬政府攻擊更變本加厲，但北平電台則已停止了為該台轉播。不料該團離馬之後，北平電台與「新華社」又轉播如故。以致馬方認為與毛共建立了直接貿易關係，並未能換取它放棄對馬政府的讎視與對馬共的支持。適于此時，有毛共在星馬代理人稱號的未改組前之「南洋商報」，特以評論提出解釋：指出中共認為政府與政府間關係的改善，並不能影響兩國共產黨之間的「革命友誼與支援義務」。至于北平對東南亞中立化的保證，其關鍵在于毛共能否進入聯合國？如果它已成為此一國際組織的一員，則對中立化的保證自不能不由多數會員的贊同而表示同意。（註十六）

很顯然，這項言論，是出于北平對大馬的導誤——使其一誤再誤而墜入其統戰的陷阱不可自拔。然而由拉薩克卒于此時，親自出國訪問，要求各友邦支持東南亞中立化主張，于獲得不結盟國家高峯會議一致通過此項建議後，立即宣佈在聯合國支持阿爾巴尼亞提案，並不惜多方為毛共進入聯合國而奔走。新加坡適于此時，揭穿南洋商報東主接受北平支助而手令主編美化中共的陰謀，這對大馬而言，亦可謂解除了新聞言論助長親毛狂潮的壓力。

新加坡面對當時大馬所掀起的開拓對大陸貿易狂潮，雖然懷有城門失火的恐懼，但處境十分尷尬而苦不能言。因為馬毛直接貿易，使新商喪失了轉

口利潤。無論新加坡當軸以何種方式勸阻大馬，都會被誤會為出于商業轉口利益的動機。建立對大陸直接貿易關係，既被馬方強調為謀求北平保證中立化的起點，新方明知中立化祇不過是畫餅而不能充飢，亦不敢直接提出不能贊同的徵詞。

這從此一期間，李光耀總理在答覆記者詢問：「何以造成新加坡中立地位」的問題時，指出新政府是讓各國勢力自由進入，但斷不任其有突出的擴張——亦即經常促使其平衡。不像某些鄰邦，要向北平披肝瀝膽而求得保證。（註十七）即不難想見他對大馬熱于中立化忿慨已不能不發洩為絃外之音。

五 新外長對中立化的置評

新加坡對大馬所熱中的東南亞中立化構想，一直沒有正面置評。雖然泰國總理他儂在拉薩克以大馬總理身份首次訪泰提出此項構想時，曾經明白指出：此項構想雖佳，但恐無法實現，因為中共斷不肯放棄向東南亞輸出戰爭的策略。但在新加坡，祇由李光耀指出：美國為了維護其在東南亞的鉅大投資利益，將不會撤退在此一地區的駐軍。並沒有對中立化作正面的批評。

至毛共進入聯合國，使大馬誤認為要求毛、俄、美保證東南亞中立化的時機已經到來，迅即于紐約邀請東協五國外長于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廿五日在吉隆坡集會，以討論實現東南亞中立化為主題。當時泰國外長他納已與拉薩克對此具有同樣程度的熱忱。其腹案包括要求美方撤退東南亞駐軍及撤消軍事基地，以及會員國以集體與北平建交換取其給予中立的保證。以致泰國軍方不得不于吉隆坡會議前夕以政變解散國會及政黨，並解除他納的外長職位，同時與華府共同宣佈越戰結束後美軍仍留駐泰境。在此緊要關頭的新加坡，亦不能不對中立化主張正面置評。

當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廿四日吉隆坡會議開幕前，新外長拉惹勒南對記者宣稱：東南亞中立化所面對的有若干難題，這包括：

- (一) 不明瞭列強是否願意保證此一地區中立？
- (二) 若干東南亞國家，是否都有中立化的要求？
- (三) 此項概念是否會與「東南亞公約組織」成員國的防禦政策有所抵觸？

(四)若干東南亞國家已簽訂「五國聯防條約」。(註十八)

這是一項很含蓄但充份表示中立化已面臨此路不通的談話。他首先指出中立化須先得到列強的保證，然而美國既已表示越戰結束後仍須在東南亞繼續駐軍；蘇俄所要求的，是此一地區各國均加入其「集體安全組織」；毛共的保證更是密而不宣，連拉薩克企圖向毛共訪馬貿易團求得證實亦不可得，即說明向美、俄、毛求取保證都是空談，何況縱使它們可以保證，東南亞國家是否願意中立化尚屬問題？

很顯然，泰國與菲律賓是「東約組織」的成員，兩國都有美軍基地，新加坡參加了五國聯防。美英澳紐既無意放棄對它們的防禦條約義務，三國又豈肯主動要求盟軍撤退換取空口的保證而自撤藩籬？所以中立化，祇能算是大馬的一廂情願。不過新加坡與東協其他三國，都深知大馬的中立化構想乃出于其內在的左派壓力所形成。如果東協會員國給予正面的否定，則將迫使它獨行其是而貽禍鄰邦，以致明知其不可行而又不能不表示可以接受，但大家多方設法使之作為共同追尋的遠程目標，並以各會員國與毛共建立外交關係須先取得全體同意的決議，以約束大馬的一意孤行，所以吉隆坡會議，也祇以空洞的宣言而草草閉幕。

新外長拉惹勒南于此次會議後，再度向記者指出東南亞中立化的實現，必須通過三條途徑：

(一)必須大國一致竭誠同意保證；

(二)須得到本區域國家一致支持，可是已經捲入糾紛的國家，則無法擺脫外國的協防與干預，除非本區各國具有聯合力量，能為它們的安

全作妥善安排；

(三)本區域各國都能鞏固國防的結構及穩定力量，使大國無機可乘，自亦無法干預。(註十九)

這一段話，又是更進一步揭露在會議席上，既無人認定友國可以提出保證中立化，而且捲入糾紛的國家，亦不願擺脫盟邦協防。當本區域國家不能自衛並可以聯合力量協防鄰邦時，企圖擺脫大國的協防干預而標榜中立，祇是開門揖盜的空想。這便是新加坡對中立化構想的批評。

六 新馬的針鋒相對行動

吉隆坡會議，將大馬中立化主張所應採取的行動，須由「亞洲高峯會議」作成決定，並將此次會議定于來年三月在馬尼拉召開，由菲律賓作為東道主，同時決定東協將籌設常設機構于新加坡，以尋求實現東南亞中立化為主體工作。但非方對高峯會議的召集既一延再延，而決定設在新加坡的東協常設機構亦迄未成立。至來年四月北越武裝部隊傾巢南下，接着尼克森下令對北越海陸封鎖，中立化的呼聲已隨越戰的昇高而相對降低。

當去年九月開始，越戰在巴黎的密談已使和平協定呼之欲出的時候，大馬與新加坡兩國總理都急于為未來的東南亞安定先行作好安排。拉薩克于此期間，曾親訪奧國、瑞士，其後又訪問東歐的波蘭，再經蘇俄返國。很顯然，他此行的任務，完全是為了實現東南亞中立化而尋求借鏡與保證。但在同一時間，李光耀的足跡所至，已遍及英、法、比、荷、德、義和埃及希臘。他的呼籲正好與其鄰邦領袖背道而馳，毫不諱言在印支戰爭結束後，東南亞的和平未必可期。堅決主張美軍仍須留駐于此一地區——在泰國為東南亞守住球門，方可使各國在防衛方面可以從容部署，否則便有一面倒向北平的危機。且毫不諱言新加坡如在其鄰邦都與中共建交的情況下，亦將在所難免。

今年元月上旬，正值越南和平協議即將簽訂的前夕，李光耀又親訪曼谷，他一方面勸告泰國領袖，允宜再讓美軍在泰國繼續留駐；另一方面，認為與北平可以從事貿易而不可建交。接着他又訪問美國，在各地發表演講，無不大聲呼籲美國不能撤退東南亞地區。雖然李光耀一直沒有對大馬熱于中立化的行動直接置評，但在其奔走呼籲美軍的留駐于泰境，即可概見正是與大馬為換取中立化保證，首須撤退外國軍隊與軍事基地的努力針鋒相對。

李氏在美國答覆記者詢問東協各國與毛共關係發展問題時，有一段非常含蓄而耐人尋味的話。他說：

「泰國和毛共是最鄰近的，它與大陸邊緣，祇有寮國五十哩領土的距离。它需要長期觀察事態的發展，才能對毛共作政策上的轉變。大馬與毛共有印支與泰國的隔離，它儘可以相信與中共建交，將可向華人游擊隊說明它們的鬥爭已經落空。因為隨着北平的使節向大馬皇宮呈遞國書，並表示遵守不干涉大馬內政原則時，游擊隊運動便無所倚恃。

但是印尼在不久以前的共黨問題受到毛共干預的創痛猶新，所以不

敢相信毛共的不干預內政諾言，並不醉心于與北平恢復邦交……」。(註廿一)

他以泰國不敢與毛共建交，乃由于與大陸距離太近，必須對毛共作長期的觀察後方決定改變外策。大馬則是由于有泰國與印支的中間阻隔，所以敢于與毛共謀求建交企藉以制服馬共，並相信它不干涉內政。然而印尼比大馬對大陸相隔得更加遙遠，其所以不敢與毛共復交，正是飽嚼過它所給予的苦頭，大馬又怎能再蹈其覆轍？這段話，無異對大馬的當頭棒喝。

七 結論

馬來西亞與毛共的建交談判已經到達密鑼緊鼓階段，此一包括在大馬東南亞中立化構想中的行動，使新加坡由于沉重的隱憂，遂無法不正面置評。至上月廿七日，李光耀在雅加達對記者宣稱：「在最近的將來，大國保證東南亞中立化，事實上已不可能。雖然亞西安國家——新加坡、印尼、菲律賓、泰國及馬來西亞，已贊同基于三大強國的保證區域化中立概念。但在美國，並不以為支持此一建議的時機已到，尤其是當印支衝突尚未解決以前；中共雖已表示支持，但它首先需要發展其遠洋艦隊，方可具有保證的意義與資格；蘇俄早已提出其對此一地區安全的建議——集體安全組織，但未表示對此一區域中立化提出保證。」(註廿一)

從李氏這一席話，即可概見大馬與毛共關係的改變，雖然是由爭取東南亞中立化構想的實現而開端，而今已將手段變成了目的，所以拉薩克對印尼與泰國領袖宣稱：大馬乃為了國內的情勢而不得不與北平談判建交，這便是東南亞中立化構想對大馬的陷阱。

註：(一)、(五)「馬來西亞新政府的外交動向」，本刊，十卷、二期拙作。註：(二)「南洋商報」，一九七二、四、廿二。註：(三)南洋商報，一九七〇、四、廿二。註：(四)「日本世界週報」，一九六九、一、廿一，「購買樹膠以圖接近」，憲太郎撰。註：(五)May 13 Before and After, 著者 Tunku Abdul Rahman 1969, 9. 註：(六)、(七)、(八)、(九)「尼克森訪匪對東南亞影響」，本刊十卷、十二期拙作。註：(十)、(十一)「東南亞中立化探源與評價」，「新時代月刊」，十一卷、十二期，拙作。註：(十二)、(十三)、(十四)「馬來西亞觀顯」，「中國時報」，一九七一、六、三、駐南亞特派員齊簡通訊。註：(十五)一九七一年

，新政府揭露「東方日報」(Eastern Sun)、前驛日報(Singapore Herald)、南洋商報等三家報紙的「黑色活動」，接受北平的迂迴資助。註：(十六)北京與馬共關係」，「南洋商報」，一九七一、九、廿一，巴里斯撰。註：(十七)南洋商報，一九七一、十一、廿五。註：(十八)南洋商報，一九七一、十一、廿八。註：(十九)南洋商報，一九七三、四、三。註：(二十)南洋商報，一九七三、五、廿八，記者易瑞堂廿七日雅加達訊。

——上接第51頁——

此外，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非洲一直受到猛烈的攻擊，一方面由於共產黨和其外圍組織將北約組織作為反「帝國主義」的主要目標，一方面由於非洲國家指責葡萄牙在其非洲屬地內利用北約武器鎮壓非洲人。非洲團結組織自成立以來，每屆大會均指責殖民主義，其所屬「解放委員會」將葡屬非洲作為攻擊外國統治和白人至上的第一個目標。根據馬克卡(V. McKay)的意見：如果葡屬領土獲得獨立，非洲國家可能對北約改變態度。因此，葡萄牙實已變成自由世界的包袱。尼克森總統未來「新大西洋憲章」的體系中，是否將葡萄牙包括在內，或者是葡萄牙將以何種面貌納入這個體系，將為美國對南部非洲態度的具體表示。

在中共笑臉外交的攻勢下，若干非洲國家似乎已經忘記了一九六〇年代，北平在非洲的紀錄。北平是善於利用別人矛盾的機會主義者。目前，在鑰地帶的中非洲，中共已經與盧安達、蒲隆地簽訂了「貿易和援助協定」(一九七二年十一月與薩伊建立了「外交關係」)，因而填補了尚比亞與薩伊之間的地理政治空隙。

毛澤東曾經說過，「如果我們能够取得剛果(即薩伊)，我們就能取得整個非洲。坦尚鐵路完成之後，中共即可由北部向非洲南部發動一個全面攻勢。南部非洲的決策者已經意識到這個時期已不遙遠。如果游擊戰在羅德西亞全面展開，英國勢必想協助她以前的臣民——今日的「叛徒」。作為英國盟友的美國是否會捲入南部非洲的漩渦呢？美國因為國內的社會問題，勢必向英國施展壓力，以避免第二個越南。

「共產集團繼續不斷的在探索有利於擴張勢力的區域和情況，他們是主動的採取行動；而西方國家，既無擴張主義者的目的，只是被迫應戰，甚至其目的僅在維持現狀」。這正是南部非洲問題的癥結所在。